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54
6 November 1975

CHINESE

第一八五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六日星期四下午八时十五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马立克先生

理事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

哥斯达黎加

法国

圭亚那

伊拉克

意大利

日本

毛里塔尼亚

瑞典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契尔努申科先生

黄华先生

萨拉萨尔先生

德吉兰戈先生

杰克森先生

扎哈维先生

卡瓦格利埃里先生

斋藤先生

哈桑先生

里德贝克先生

理查德先生

奥约诺先生

萨利姆先生

谢勒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LX-2332 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七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八时五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关于西部撒哈拉的局势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六日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867)

主席：按照安全理事会第一八四九、第一八五〇次会议的决定，我提议在理事会的同意下，邀请西班牙、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代表参加安理会关于西部撒哈拉的局势的审议，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西班牙代表阿里亚斯·萨尔加多先生；摩洛哥代表斯拉维先生；和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安理会各理事国定必记得，安理会在昨晚的第一八五三次会议上，听取了有关和关心各方的代表对他们所提问题的答复。安理会并决定授权主席向摩洛哥政府和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陛下发出一项呼吁，紧急请求他们立即停止所宣布的向西部撒哈拉的进军。

今天清晨，本人作为安理会的主席，收到了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陛下答复上述呼吁的一封电报。这封电报已送请安理会各理事国加以研究。

因此，尽管安全理事会已经就这件事通过了两项决议；尽管安全理事会透过其主席发出了紧急的呼吁，向西部撒哈拉进军这件事，现在已是既成事实。从收到的函电中可以看到，参加进军的人已经跨越了摩洛哥和西部撒哈拉之间的边界，进入了西班牙控制下的领土。

西部撒哈拉的局势依然严重，威胁着和平与安全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仍未消除。

关于这方面，我想请安理会各理事国注意刚才收到的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六日的信。这封信已载于S/11871号文件内分发。信中所述资料，令人十分不安。相信安理会各理事国已经研究了这一封信。

我还想请各理事国注意今天会议所通过的议程涉及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六日的另一封信。这封信载于S/11867号文件。

安理会必须审查关于这一局势的报道，采取适当的决定。

我想补充一点，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的那封信(S/11867)中，提出了紧急召开安全理事会的请求，以参照业已发生的种种事件来审议西部撒哈拉问题。

整整一天，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进行了紧张的协商。安理会各理事国在最近完成的协商期间草拟并议定了一项决议草案，载于S/11870号文件中。各理事国并议定安理会在今天会议开始时以共同意见的方式通过议定的决议草案，之后，安理会各理事国和有关和关心的各方代表如想发言，将有机会发言。

如果没有意见或异议，我就认为各理事国接受了这一程序。

没有意见和异议，就采用这一工作程序。

没有人反对，我宣布S/11870号文件中的决议草案已由安全理事会以共同意见方式通过为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六日的第380(1975)号决议。

现在请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发言。

秘书长：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想必知道，自星期日通过了第379(1975)号决议以来，本人即通过有关和关心的各方派驻在联合国总部的代表，并通过我派往该地区的我的特别代表安德烈·卢因先生，同有关和关心各方保持不断的接触。

我已尽力将我所收到的有关事态发展的所有消息，随时通知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主席先生，在你同安理会各理事国进行那么多小时的协商的时候，为了详细说明局势的严重性，我曾有机会作了几次口头报告。

今天，我的特别代表回来了，我就可以按照第379(1975)号决议的规定，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一项详尽的报告。正如我在星期日所说过的，我向安理会保证我将继续竭尽所能，协助以和平方式解决安理会所面对的这个问题，安理会又通过一项决议，正是强调了这一点的重要性。希望联合国内所从事的集体努力将有所成就，希望经由我们的联合行动，能够化解这个依然十分严重的局势的危险性。

主席：谢谢秘书长向安全理事会作的说明。

现在，请西班牙代表发言。

阿里亚斯·萨尔加多先生（西班牙）：安全理事会在十一月二日星期日一致通过了第379(1975)号决议，其中执行部分第1段：

“促请所有有关和关心各方避免采取任何单方面或其他行动，致使该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

执行部分第2段

“请秘书长继续和加强同有关和关心各方进行协商，并尽快将协商的结果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以便安理会能够采取可能需要的任何进一步适当措施。”

这项决议是根据秘书长在S/11863号文件内的报告获得通过的，该报告在第20段指出：

“同时，该地区的局势仍然很严重。因此，我认为最重要的事便是避免任何可能进一步增加紧张的行动。”

按照安全理事会委托给他的任务，秘书长立即同管理国以及有关和关心各方开始进行协商。对于秘书长为使这个问题获得和平解决而作出的努力，怎样赞扬，也不为过。作为第一个步骤，他决定派他自己的代表去摩洛哥、毛里塔尼亚、阿尔及利亚和西班牙。

西班牙总理和外交部长接见了这位代表。

但是，差不多在秘书长派往谒见摩洛哥国王的特别代表回到纽约的同时，我们便面对了这样的局面：摩洛哥不顾安全理事会第377(1975)号和第379(1975)号决议所作的呼吁，也不顾秘书长在我已经提过的报告第20段内的呼吁，在十一月五日通过广播和电视向全国宣布了一项决定，开始向西部撒哈拉进军。如所周知，在今天当地时间上午十一时，参加进军的第一批人越过了西部撒哈拉的边界。

西班牙通过其常驻代表于十月十八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所谴责的威胁不幸已成事实。成千上万的摩洛哥国民，在皇家部队武装人员的支持下，在当局甚至是政府成员的参与下，侵犯了西部撒哈拉的边界，非法进入了外国领土。这是国际非法行为的极点，摩洛哥政府要为这项决定在所有级别上引起的后果负起责任。

尽管安理会和联合国许多会员国作出了种种呼吁，尽管发动武装对峙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流血，摩洛哥国王仍然作出了在国际关系上史无前例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不肯打消其企图，反而漠视安全理事会通过其主席在仅仅几个小时以前向他发出的最后呼吁。这个呼吁要求摩洛哥国王立即停止向撒哈拉进军。

西班牙深知它根据联合国宪章所负有的责任，也认识到宪章所揭示的合法自卫权利，它将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对付侵犯边境的行为，恢复原有正常局势。

虽然非常严重的局势已经产生，但是现在也许还来得及避免重大的浩劫。在过去的公开和非公开会议中，有些安理会理事国不愿意承认我们所谴责的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已在不断恶化的事实。现在我相信，摩洛哥政府应予负责的行为，提供了理事国要求的有力证明。

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不要辜负国际社会和我国舆论对它所采取的行动所寄予的期望。安理会必须采取坚决和明确的行动，谴责这种违反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和大会关于撒哈拉非殖民化的决议的行为。安理会必须要求摩洛哥立即撤离该领土，并与秘书长合作，谋求这个问题的和平解决。

西班牙准备继续向秘书长提供一切必要的合作。在此期间，我们将尽一切办法恢复撒哈拉的领土完整，维护撒哈拉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

当然，为了人道原因，西班牙将尽力避免平白无故的流血。如果摩洛哥政府继续非法霸占不属于它的领土，我们希望它了解到它要负起的责任。

西班牙对撒哈拉问题的立场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摩洛哥政府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当前，我们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联系和利益，将来还要发展出许多共

同联系和利益。因此，硬要西班牙对撒哈拉非殖民化问题采取它今天客观上不能执行的解决办法，只会破坏这种合作，这是政治上不负责任的行为。摩洛哥越早接受这种现实情况，我们就可以越早和平解决这个问题，而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便会更有成果。

由于摩洛哥某些当局坚持设法继续混淆和模糊西班牙对这件事的立场——安理会若干成员似乎支持这种态度——因此我要参照当前的情况，回顾一下我们立场的两个基本因素。

第一，正如几分钟以前通过的决议所要求的，撤退由摩洛哥政府组织的、侵犯了西部撒哈拉边界的进军，已成为考虑和平解决该领土的非殖民化问题的绝对必要条件。

第二，在联合国体制外或在违背以撒哈拉人民自决权利为基本前提的大会决议的情况下，撒哈拉非殖民化问题不可能达成和平解决。

我国代表团希望它能够在安理会通过该决议之前发言。我们给安全理事会主席一封信，要求召开一次紧急的安理会公开会议，以便我们能够在安理会审议决议应当采用如何强硬的用语和决议的范围时，提供一些关于态度方面的数据、情报和报告等非常有用的参考。西班牙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谴责进军，并要求摩洛哥国民和与他们在一起的军队撤回撒哈拉边界的另一边，等候大会对适用于该领土的非殖民化办法作出最后的决定。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国代表团没有机会在安全理事会通过它的决定以前表明立场。我国代表团必须用信件的方式把所得到的资料提交安全理事会（S/11871）。

主席先生，你在提出这个项目时，已清楚明确地谈到了问题的重点。因此我只想提请安理会各理事国注意这封信里的资料。

在已经通过的决议中，没有提到西班牙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要求安全理

事会召开会议的请求，也没有提到注意到我国代表团提交安理会的补充资料。

我并不是在提程序问题。我所谈的是涉及该领土局势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非法霸占的行动已经到了极点。就在这个时刻，成千上万的人身处高度危险的地带。西班牙军事当局本着极大的克制和责任心作出的决定，并不意味着西班牙没有防卫该地区的决心。如果该文件内的情报在不久的将来证实无误，而事实指出摩洛哥的政策是寻求这种对峙局面，则我国代表团便要向安理会指出它要负起的严重责任，除非它决心面向这个新的局势。

我不想再谈下去了，因为我想安理会已清楚知道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事实。关于以共同意见的方式通过的决议，我想指出里面有若干矛盾的地方。执行部分第1段对和平进军的进行表示遗憾，但是里面缺乏了一个基本内容，确切地说，就是没有提到一项非法行为已经进行，即侵犯撒哈拉边界和侵害它的领土完整。我国代表团希望决议中写上这一基本内容。但是，就算是这样，我们也相信这个决议的措辞已经十分清楚明确，足以使摩洛哥政府按照执行部分第2段的说法立即从西部撒哈拉领土内撤出所有参加进军的人。

主席：请摩洛哥代表发言。

斯拉维先生（摩洛哥）：我国国王陛下昨天在演说中宣布，绿色进军将于今天，十一月六日，出发。当时国王陛下十分清楚地声明，首先，参加者必须严格遵守纪律，保持进军的和平性质；其次，对任何西班牙的反应都不采取对抗手段。为了回答你今天早上的电报，国王陛下觉得应该说明，我们愿象过去一再做过的一样，再度向安理会保证，进军绝不会违反和平的初衷，也将始终贯彻这种和平的特性。国王陛下接着说，摩洛哥的陆军将随时待命，抵抗任何来自西班牙人以外的干涉。他赞扬摩洛哥人民的公民责任感和稳重的态度，并向参加进军的兄弟友邦致意。

我在上次会议的发言中曾经申明，摩洛哥以前未曾有的决心，要用和平方法来解决与西班牙的殖民争端。国王陛下的讲话，把这一点说明得清清楚楚。绿色进军绝无任何侵略的性质，也不对任何人怀有敌意。摩洛哥人民的行动完全在他们合法的权利范围之内。摩洛哥庄严重申其愿望，愿意参加一切认真的努力，以谈判方式解决西部撒哈拉的非殖民化问题。

西部撒哈拉问题是一个不能割裂的整体。不能把绿色进军与这问题的其他因素分开处理。安全理事会第377(1975)号决议在提醒各方进行谈判的可能性的同时，要求各方实行谨慎与节制，就证实了这一点。我们注意到，尽管摩洛哥表示了友好的意愿，各种各样的压力仍旧阻碍了谈判的进展，使我们陷于真正的僵局。因此，绿色进军便属于摩洛哥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的范围。

摩洛哥人民决心保卫他们民族的生存和国家领土的完整。他们决定组织和平进军，是为了肯定他们的生存的权利。这个权利是不容置疑的，任何法律的遁词或意识形态的玄虚都不能阻碍摩洛哥民族享有其生存权利。这个权利的来源和法律基础是我们两百年历史所形成的民族意识。从响应国王哈桑二世陛下的呼吁，向被殖民剥夺的摩洛哥领土和平进军这件事，任何人都已注意到民族意识的存在。正是为了保卫他们生存的权利，成千上万的摩洛哥人离开了他们的家园、妻儿和日

常工作，去完成他们的民族使命。这是人人在生活中非尽不可的职份。

联合国不能忽视摩洛哥民族的权利。如果忽视了，那就是公然严重违反宪章的文字和精神。如宪章序言所说的，本组织存在的理由在尊重大小国家的平等权利，而宪章第二条把各国的平等权利和它们的领土完整权利密切连系在一起。

摩洛哥在十九世纪时遭受到殖民主义的割裂。一个单一的民族被分成好几部分，受到不同殖民政权的统治。在地图上划几条线就确定了欧洲几个国家的战略和经济利益。但这些线对人民是毫无影响的。这些线不仅没有削弱摩洛哥的民族主义，反而使它复苏，赋予它新的生命力。这种民族感情已在从撒哈拉到乌杰达的摩洛哥人民对外国统治不断开展的斗争中表现了出来。

一九五五年国王穆罕默德五世结束流亡生活回国以后，摩洛哥的确获得了局部的独立，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它在国际论坛取得了发言的权利。从那时起，虽然仍处于殖民统治之下，我国就把所有的人力和物力致力于民族解放的神圣事业上。紧接着一九五五年摩洛哥的局部独立以后，我国南部和北部都一致宣布民族解放的目标。西部撒哈拉的摩洛哥人民曾起义反抗西班牙的继续殖民统治，要求重回祖国的怀抱；这一行动使西部撒哈拉的大部分获得解放。靠了某一主要外国盟邦的力量才压服了摩洛哥人民。撒哈拉人民以这种方式明白地表示出来他们的民族感情；从那时起，我们撒哈拉骨肉同胞就一直表现出真正民族主义者的精神，不论是摩洛哥民族主义，还是毛里塔尼亚民族主义。

塔尔法亚、伊夫尼和西属撒哈拉等省是阿勒穆拉维德、阿勒穆哈德和阿拉乌伊特王朝的发源地，是我们的文明的熔炉，永远铭刻在每一个摩洛哥人的民族意识里。在那蕴藏着摩洛哥人民的真正特性；全摩洛哥各地对马阿·埃勒·艾宁圣人的极度崇敬就是这一特性的体现。

摩洛哥人民从一九五五年起就在为保卫其真正特性进行斗争，并且确信这一斗争将得到各非洲兄弟的全力支持，因为每一个非洲人民都有同样的问题。在这个漫长的时期，我国人民从无片刻忘记要与非洲兄弟的各个解放运动团结一致的天职。

摩洛哥坚决反对危害任何非洲国家，不管是阿尔及利亚、扎伊尔，还是尼日利亚的统一的殖民主义企图。

因此，我国并不需要向别人学习反抗殖民主义的经验。我国站在所有为消灭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而奋斗的国家的前列。因此，我们完全了解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我们应负的责任，我们也要求那些与我们共同从事解放斗争的人民了解我们。我们必须共同拆穿殖民主义的诡计，不许歪曲本组织最神圣的原则，为特殊利益服务。这一争取解放的不断斗争就是摩洛哥有权收复被剥夺领土的基础和依据。黎巴嫩的杰出法官富阿达·安蒙在附于国际法院对西部撒哈拉问题咨询意见的个别意见中说：

“再没有什么能比冒着危险、作出巨大牺牲共同进行斗争这件事更明白地表现出要求解放的意愿。这个斗争是绝对诚挚的，不虚伪的，比任何公民投票更有决定性。有许多人民为了赢得他们的权利而进行斗争。不须重复就很清楚的，这一长达一千年的斗争确立了人民决定他们自己命运的权利；这一权利是法学家们、政治家们、各种宪法和宣言以及联合国宪章都曾加以承认并庄严宣告的。”（A/10300，英文本第28页）

殖民国注意到摩洛哥民族这一不可抗拒的意愿，在一九五八年没有经过任何公民投票便归还了塔尔法亚省。可是，联合国对伊夫尼问题处理的情况更足发人深省。一九六六年，本组织在第2229(XXI)号决议中要求

“……管理国依照大会第1514(XV)号决议的规定，立即采取必要步骤，加速废除伊夫尼的殖民地制度，并会同摩洛哥政府，照顾到土著居民的愿望，决定移交权力的程序；”

从这个案文能得出什么客观的结论呢？首先，权力移交要取决于第1514(XV)号决议的规定。这就明白证明第1514(XV)号决议并不仅仅适用于组织公民投票。该宣言规定，非殖民化原则可用公民投票的方式实现，也可用权力移交的方式来实现。

其次，当将要废除殖民制度的领土和它独立的邻国间有民族的联系时，公民投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样，所以不须要问摩洛哥人他们是否愿意成为摩洛哥人。因此，由于深信伊夫尼人民和摩洛哥王国间有民族的联系，大会在一九六六年主张通过谈判，移交权力，而正是由于与西班牙直接谈判的结果，伊夫尼在一九六九年重新并入祖国。

关于西部撒哈拉，大会的政策是更加犹疑不定。一九六五年通过的第一项决议是第2072(XX)号决议，请西班牙就领土主权的问题进行谈判。可是，一九六六年，大会却把转移政权的形式搁置一边，转而提倡公民投票。这再度证明了大会可能采用两种程序作为适应形势需要的任择办法。

事实上，这些犹疑不决的态度，可以从管理国利用那时各邻国之间所存在的某些分歧来解释。自一九六六年起，摩洛哥就不停地在各届大会会议上重申它的民族统一的权利。关于把撒哈拉人民同摩洛哥王国结合在一起的法律关系的争论，过去十年来一直隐约存在。事实上，如果这些关系象伊夫尼的关系一样得到承认，就不必再求助于公民投票了。在西部撒哈拉问题上，为了转移政权而建议谈判是有必要的。

去年，当西班牙建议在未来的六个月内举办一次公民投票时，为了不让这件事成为既成事实，摩洛哥只好请求国际法院宣布，在西班牙殖民时期，西部撒哈拉和两个有关邻国之间存在着法律关系。国际法院提出了它的咨询意见，明确地确立了在摩洛哥王国人民和西部撒哈拉人民之间存在着个人忠诚的法律关系，以及在毛里塔尼亚和西部撒哈拉之间存在着领土上的法律关系。的确，这些关系就主权这个字的习惯用法而言不能构成主权上的联系。所指的地区是游牧民族居住的沙漠，在这种情况下，维持一个有效、稳定、固定的政权是不可思议的。

此外，摩洛哥政治权力的基础，是基于基层社区和它们的酋长对各苏丹的忠诚。但这绝不是说，它们的人民在苏丹死亡时可以决定不作摩洛哥人；只是说，那些人民具有决定苏丹的继承人和从而肯定继承人的合法性的权利与义务。所以，这是关于摩洛哥国家内部权力结构的内政问题。

因此，国际法院确立了存在着的个人忠诚关系，明确地肯定了摩洛哥所一向宣告的下列事实：西部撒哈拉人民向来就是摩洛哥民族的一部分。西部撒哈拉的撒哈拉大会主席，卡特里·乌尔德·尤马尼先生，在给主席先生的信中明确表明正是这种想法，我现引述如下：

“西班牙一向在联合国内和在阿拉伯及非洲不结盟国家的舆论之前为撒哈拉大会辩护。我现在以撒哈拉大会主席的身分，代表整个撒哈拉大会的权力，重申撒哈拉人民的愿望：要求把自己的命运同他们被分开的兄弟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这些新的资料和摩洛哥人民一致表示的和平进军的意愿，逻辑上应该导致大会调整其早期的决议。为了前后一贯，大会必须象处理伊夫尼的案件一样，主张另一种非殖民化的手段，即透过同管理国的谈判转移政权。这样一来，大会将充分实行了第1514(XV)号决议中的一切要点，从而加速非殖民化的过程，同时尊重该宣言第6段中重申领土完整的权利。

设想中的过程，将象西伊里安和伊夫尼的案件一样，考虑到当地人民的愿望。摩洛哥将本着古老传统，尊重当地人民自己的制度。在摩洛哥国家体制的范围内，撒哈拉大会和传统的酋长仍将是关于撒哈拉各族人民特殊利益的发言人。

今年七月九日，国王陛下在马拉喀什的演说中宣告：

“因为阿尤恩或塞马腊的人民比我们更了解当地的现实，那里的管理机构将交由当地的人民掌管。”

当地人民再度毫不含糊地表达了他们的意愿。仅仅四天前，撒哈拉大会主席，卡特里·乌尔德·尤马尼先生在阿加迪尔晋见国王哈桑二世陛下，并发表了下列声明：

“我代表撒哈拉所有的居民和部落来到这里，向陛下献出我们祖先的忠诚。我来到这里是由于爱国心，因为撒哈拉是摩洛哥的一个构成部分。我们一向就是摩洛哥人从来没有间断过。当我们看到我们成为一个棋卒，看到一些人的欲望和野心使我们的命运真正陷于危境时，我们决定大声明确地说出我们的愿望。”

我们要了解西班牙赋予这个撒哈拉大会的职权——按照一九七五年联合国派往西属撒哈拉视察团的报告(A/AC.109/L.1063),是把它视为“撒哈拉人民的最高代表机构”——才能完全了解这一声明的重大意义。卡特里·乌尔德·尤马尼先生是由撒哈拉大会的103个代表选出的主席;这些代表又是由地方大会和市议选出的。在撒哈拉大会主席作出这一非常重要的声明以后,我们必须调整联合国的程序使其适应该区域局势的最近发展。

此外,还必须记得,撒哈拉大会的许多成员所代表的部落,是毛里塔尼亚民族的一部分。

摩洛哥愿再提出它在国际法院内的声明,认为西部撒哈拉

“在地理上北方和南方的分别与西部撒哈拉同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在法律上的联系是并行的”。(A/10300,第155段)

西班牙自己也承认了这一事实,在马德里最近的谈判中同时邀请了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的代表团参加。

我所说的程序是本组织遵照宪章所载一切原则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这一办法符合第1514(XV)号决议的精神和文字,可以防止把非殖民化的规律歪曲和玄虚化。制订这一规律绝不是要为某些特殊利益和帝国主义野心制造傀儡国家。制订这一规律,绝不是要以之为武器,对付构成今日世界实体的各国人民。恰恰相反,这个规律是为了加强和保护大小各国,使它们不受外国干涉,不受分裂的威胁。

依照大会第3292(XXIX)号决议的要求,国际法院对西部撒哈拉非殖民化问题的某些法律问题表示了意见。可是大会在同一决议中仍表示有权指出对于加速非殖民化工作应遵循的程序。由于我刚才提到的新情势,这一政策是必要的。新的情势指出,要选择由管理国和有关各国就移交权力进行谈判的这一办法。

我昨天在安全理事会的非公开会议上曾明白表示,摩洛哥比以前更坚决地与联合国合作,通过与管理国谈判找出解决办法。在这样做时,摩洛哥国愿遵照第

1514(XV)号决议的规定，其中申明各国人民享有民族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权利。这也符合安全理事会在第377(1975)号决议中要求有关各方进行谈判的决定。但是摩洛哥认为，通过谈判取得解决的办法，只适用于管理国和有关各方之间的谈判，有关各方就是指那些曾不断宣称对其领土的权利并且它们的要求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国际法院方面，已建立其合法性的国家。

澄清局势和表明立场的时候已经来到了。让一个从来宣称没有任何领土要求的国家参加关于撒哈拉的谈判，这是很难理解的事。我们没有达成一个合理的最后解决办法，是不是因为我们还不曾从这里取得正确的结论呢？

对于某些代表非洲和阿拉伯意见的国家给我们的真诚全力支持，摩洛哥极感欣慰。下列几个国家的大使曾表示愿意亲自参加我国的和平进军：加蓬、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约旦、卡塔尔。这些国家的志愿代表团也已加入了他们摩洛哥兄弟的解放进军。

在结束时，我愿诉诸安理会各理事国的良心，请它们考虑到这一件事的所有因素，不要把这件事的实质与摩洛哥人民和平进军这一问题分开。这两者是互相影响的，任何客观的解决办法都必须把提供给你们审议的全部事实列入考虑。

最后，我愿肯定摩洛哥对你的评价深具信心，相信你决不会采取不考虑到我们权利的合法性和我们主张及倡议的合理性的决定。

西班牙代表已经在我之前把该国政府关于摩洛哥新闻部长在拉巴特接见马德里大使的文电通知理事会。请让我把相关的资料告诉你。我分成两部分来说：由我国政府的正式立场而引起的我国政府的复文；我在安理会这次会议开始前几分钟从电话里听到的最新资料。

我代表我国政府要最正式地驳斥西班牙代表刚刚转交安理会的资料，其中说摩洛哥立场与和平进军意义已经有了改变。如国王哈桑二世所报告的，这次进军是由非武装的平民男女进行的。摩洛哥在各方面都维持其最初的立场，我庄严宣告，摩

洛哥政府决心避免同西班牙武装部队发生任何事件。摩洛哥庄严重申它愿意在联合国范围内寻求解决办法；国王哈桑二世陛下在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和他的代表访问摩洛哥时曾向他重申过这一立场。因此，无须认真地考虑这种纯粹出于想象的资料的内容。我们诚挚希望，西班牙不再怀着制造混淆视听的目的，报导一些轻率杂乱的情报。

这次会议开始时，我曾和外交部长打通了电话，我将把记下的要点念给大家听。行使临时首相职权的本希玛博士，应西班牙驻拉巴特大使自己的请求予以接见。西班牙大使说——抱歉我必须把我看到的全文念出来：

“西班牙部长会议明天一定要举行。你有甚么话要转达我国政府的么？我是马德里驻拉巴特的大使，我愿对寻求解决办法作出我的贡献。因此，我可不可以帮助把一份电文转递给部长会议呢？”

临时首相，本希玛博士于是打电话给在阿加迪尔的国王陛下。陛下这时正同外交部长，拉腊基博士在一起。我刚在电话里同拉腊基博士说过话，他对我这样说：

“陛下告诉首相说，外长级和首相级的谈判只是中断了，摩洛哥随时愿意恢复进行对话。”

以上是我奉命转告理事会的资料，这是四十五分钟以前外交部长在阿加迪尔口述给我听的。

主席：请西班牙代表发言。

阿里亚斯·萨尔加多先生（西班牙）：现在这么晚了，我们为这个问题又开了很长的会，本来我是不想再讲的。可是摩洛哥代表刚才所作的说明，逼得我要作一些澄清。

首先是摩洛哥代表似乎忘记了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为什么要开会。我们不是在大会；我们也不是在国际法院，七月间，我荣幸地和他一起在国际法院出席了许多次会议；我们更不是在二十四国委员会。我们是在安全理事会。我们是为了考虑一个紧急、严重、具体而明确的问题而开会，这个问题现在为我国造成了各式各样的巨大问题。

声称我们目前辩论的是撒哈拉非殖民化的基本问题，而不涉及非法侵略和占领领土所造成的基本问题，对我来说，这完全是不实际的，这表示完全没有任何轻重的观念。

接下去——这是我要说明的第二点——摩洛哥代表的说明，对西班牙在这个问题上承认什么，做什么，说什么，要做什么，都下了断言。我实在必须再声明一遍：西班牙的立场，西班牙承认什么，不承认什么，西班牙自己可以在适当的机构内澄清。摩洛哥代表绝对不需要天天向我们提醒西班牙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

在最近几次会议上，我常有机会说明在目前的问题上，宪章第三十三条所建议的谈判的范围。在理事会第一八五〇次会议上，西班牙驻联合国大使提出了西班牙对这一条和对谈判范围的解释，刚才通过的决议第3段也提到了。他说：

“关于第三十三条规定的谈判，就摩洛哥政府宣布进军撒哈拉因而造成国际紧张局势而言，我国代表团认为，联合国各会员国依照在接受本组织宪章时所承担的义务，必须接受有助于消除已造成国际紧张局势的原因的任何行动。”

（第一八五〇次会议）

根据宪章的规定，所有会员国都有和平地解决各种问题和争端的义务，谈判显然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适当途径。但是，想要把这种谈判的范围和大会职权范围内实质问题的解决混淆在一起——我想西班牙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对我来说，这只是再三坚持要走根本走不通的路。

最后，我相信摩洛哥代表的发言中，缺少了一项基本的要素，这就是他从来没有提到已经通过的决议。而且，理事会这次会议和决议的议题是进军，但他没有说是否会依照决议的呼吁而停止进军，参加进军的人是否要从西部撒哈拉领土撤出。

我相信这就是问题，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非常严重情况的原因，在目前考虑摩洛哥代表提出的情况是不会使我们得到任何结果的。

而且，根据安全理事会 S/11871 号文件所提供的情报，如果情况真如摩洛哥代表所说，那是很容易证明的，因为自明天起——这是由于时差的缘故——依照安全理事会给摩洛哥代表提出的要求，撤退就可以开始进行了。

主席：现在我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发言。

拉哈勒先生（阿尔及利亚）：我必须承认我对在这次会议上要求发言感到很犹豫，因为我不很清楚这次会议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我很尊重本理事会及其各理事国，但是我很怀疑已经重复了好几次的这种装模作样的聚会有何意义。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同西部撒哈拉问题的其他有关和关心的各方的代表团一样，已经好几次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我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我国代表团认为没有必要再次重复我们在这里已经说过并列入记录的阿尔及利亚政府的基本立场。

今天我们听到了非常雄辩但是搞错了对象的发言。我不认为安理会在半天的协商，昨晚整晚的会议以后，在今天这么晚的时候开会，是为了审议任何特定国家的领土主张是否正当合法。

国际社会授权安理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迄今为止，你们举行的一切会议、进行的一切协商，都关系到世界某个区域的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因此，我将不象前几位发言人那样，想要请安理会注意与目前的辩论毫无关系，也不属于安全理事会职权范围的问题。我们今天听到的声明，肯定已经向更有资格处理的国际机构提出过。就我所知，听过那些请求、研究过那些文件、衡量过那些理由的主管机构，并不认为那些领土主张是正当合法的。

那么，为什么要到这儿来重复同样的争论呢？为什么要在非常严重的局势正在酝酿之中，随时可能发生危险迹象的时候到这儿来呢？为什么要叫安理会注意跟它无关的，已经提交主管机构处理，并由主管机构妥善评断其价值的局势发展呢？

我不得不在开始发言时发表这些意见，但我首先想说的是，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在作出同有关和关心各国直接有关，涉及它们本国的安全，它们有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其事的合法权利的决定时，所遵循的方式是不正常的。

既然安理会已经作出了决定，那么现在叫关心的各方到安理会来有什么意思？

我不想使人觉得我的意见鲁莽无礼，可是考虑到你们正在审议，而我们亲身感受的情况的严重性，我还是要表示我对这种程序的惊讶。

也许，听听各方发言，听取它们的理由，同它们交换意见之后，你们能够作出使我们比较满意，多少比较有效的决议来。但是，我所批评的这种程序总还是有些用处的，它使我们能够立即断定你们所作的决定是否有效。

你们刚刚作了一项决定。这项决定针对的是摩洛哥政府，要求它作出某种决定。摩洛哥政府的代表也作了答复。你们无需再等就可以确定你们的决议是否有效。你们甚至无需再等就可以确定你们是不是作了一项好的决定。现在国际社会全体成员都可以知道安全理事会是不是称职了。

但即使如此，在此处向你们说明的，使安理会开了这么多小时会的局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它关系到一个叫做撒哈拉的领土。这个领土是由西班牙管理的。某些国家对这个领土提出了主权主张。提出主张并不表示它有权提出这项主张；更不表示提出主张的人有权自行满足这项主张。因此，即使有人提出主张——辩论到了这个阶段，我不想再说我对这种主张是否合法的意见了；因为这不是辩论的目的——，就象我在前几次发言时所说，这个领土的主权属于撒哈拉人民。这种主权以边界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任何违反该领土人民和管理国的意愿，未经许可擅越边界的行为，就是对该领土的侵犯。在企图占领该领土，公开宣布企图兼并该领土的情况下进行的侵犯，绝不是和平进军，绝不是在爱丽舍田园大街上散步。

情况就是这样。我以阿尔及利亚代表的身分，请你们注意由于越过边界，进军撒哈拉领土——我已经指出了这种行为的意义——所造成的情况的严重性。

安全理事会在有人越过边界以前就开了会，并通过了一项决议。因为不想伤害任何一方的尊严，决议使用了很客气的语言；它请所有有关和关心各方实行谨慎和节制。这项决议产生了什么作用呢？如果我信得过摩洛哥人表示的意见，他们认为由于决议实际上没有谴责计划进行的向撒哈拉进军的行动，所以是对进军的合法性的鼓励和承认。

安全理事会在越过边界行动的前夕开会。安理会理事国对于眼前就要发生这样严重的行动感到不安。你们的关切促使你们要求有关和关心各方到这儿来，以便你们能够确定这件即将发生的事件的严重性。你们提出了一些问题，也得到了答复。你们，安理会的理事国，完全知道局势会如何发展。或许你们以为只会有一些小事件，必须保留机会不使某些政府丢脸。或许在你们知道西班牙军队已在领土内后撤几公里之后，以为进军的摩洛哥人只会象征性地进入该领土，然后就会撤出。可是你们向摩洛哥代表团提出了这个问题。你们问它摩洛哥政府是不是打算撤出参加进军的人。我不是说摩洛哥代表团给了你们错误的情报。摩洛哥代表团给了你们非常清楚的答复。它没有告诉你们摩洛哥参加进军的人会撤出。因此，你们是在完全知道事实，并衡量过你们的责任后，决定向摩洛哥国王陛下发出呼吁，请他停止进军的。

你们同我们一样知道，对这项呼吁的答复是什么，用的是什么样的措词。你们发出这项呼吁，肯定不只是为了取悦有关和关心的一方或两方。你们发出呼吁为的是产生结果。你们发出呼吁，因为你们知道你们有责任防止局势发展成冲突。现在你们知道情况是什么样了，因为你们已经开了一下午的会了。

你们自己协商过，在刚刚通过的决议中采用什么样的措词。摩洛哥代表团对这项决定的答复很清楚，我认为你们不需要再等下去了，应该立刻作出另一项决定了。

在听过摩洛哥代表的发言后，你们应该毫无疑问地知道摩洛哥参加进军的人

继续侵略撒哈拉领土。你们应该毫无疑问地知道这次进军会进到西班牙军队所占的防线。那时西班牙会采取什么态度，不该由我来说，可是如果我信得过我所听到的——你们也听到的——西班牙代表的发言的话，我认为这种情况会恶化成冲突事件，造成伤亡的事件，使整个区域的紧张加剧，更加危险，用不着说不应低估这种危险，因为它已经发生了——例如，在进入西班牙领土的摩洛哥人与撒哈拉人之间的冲突。这不是假想的危险，因为你们大概也知道，已经发生过这种冲突了。

当局势朝着这种方向发展时，谁都知道会完全无法控制，因此，我已经通知安全理事会，阿尔及利亚政府感到担心，打算对付这种情况。

作为这件事有关和关心各方之一的一个国家的代表，我有权怀疑，为什么安全理事会在知道情况会如何发展，知道情况的恶化、估计到紧张加剧，能够预见即将发生的情况时，在决议上还表现得这么胆小。不论安理会认为应对这种情况负责，还是认为应当采取必要措施来防止我们的区域发生这种危险，都应当按照宪章规定的办法采取宪章规定的适当措施。否则的话，安理会大可逃避责任说它无能为力，那么安理会就没有理由召开会议，也不必进行什么协商了。

我们是联合国会员国，对宪章怀有信念，对安全理事会的任务抱有信心。因此，我国政府才好几次指示我到安理会来，告诉你们在我们的区域发生了什么事，告诉你们我国政府的忧虑，它的责任和履行责任的能力。

我不反对你们在决议中使用的字句。我不是说必须改变你们作出的决定的措词。如果你们对另一个国家的措辞缺乏礼貌，或可能冒犯了它的国家尊严，阿尔及利亚不认为有什么好处；但是我国政府关心的是你们谈判的结果。你们谈判过这些决定的措辞；你们用“遗憾”来代替“谴责”；你们用“促请”来代表“要求”结果得到了什么？你们得到的答复是对这个联合国最高机构的断然拒绝。你们收到了冷淡的答复，说你们的决定，目前毫无效力，不受尊重。

尽管情况很危险，尽管发生的事件很严重，我还是想发挥一点哲学见解，也许有一点离题。我们必须这么做，我们这些刚刚加入国际论坛的新国家——这个国际论坛已经成立了，有它自己的法律，自己的习惯，自己的办法，自己的常规，——必须设法表现得象一个国际社会的成员的样子。

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某些非常危险的习惯正在发展成形，不能不感到至深的关切。在此以前当这种习惯还没有直接影响到我们时我们对它感到遗憾，但是谁能避免国际生活这种危险的畸变？事实上，我们受到了这种畸变的影响，现在就在我们的边境上感觉到了这种畸变。这种习惯就是强权胜过公理的习惯。

我们在对既成事实的利用上看到这种习惯。法律可以违犯，先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再来谈判。既成事实就可以使你的主张生效。我对撒哈拉提出主张，我就占领撒哈拉来证明我的主张有理。我们最苦恼的就是看到这种哲学在世界各地普遍发展，特别是在我们自己不得不建立健全的习惯，和基于同样健全的国际法观念建立双边关系的区域中发展。

不管我多希望再详细说明这种观念，我了解到时间很晚了，我尤其不愿意忽视安理会今天辩论的主题——你们就这个主题通过了一项不发生效力的决议——不容许我再占用安理会的时间，吸引它的注意，提出一些不管多有意义但是可能使安理会忘记这个主题本身的严重性的事情。

安全理事会应该怎么做不该由我来说。不该由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来提醒安全理事会理事国它们应负的责任。我必须重申我已经代表我国政府说过的话：如果

安全理事会不能或不愿负起责任来采取行动，那我国政府就不得不履行自己的责任。这既不是威胁也不是挑衅。这是以最明白的方式表达我们最坚定的决心。

安理会审议的问题是摩洛哥政府组织的向撒哈拉领土的进军对和平的威胁。根本的问题，政治问题是属于大会该管的范围。阿尔及利亚政府对这个问题采取了一个立场。当然，我可以在这里声明我们的立场并说明我国政府的理由，但是我将在大会上这么做；我将在第四委员会处理这个问题时才声明我们的立场和理由。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认为，那才是这个国际组织应该用来解决问题的办法。

无论如何，我要尽可能清楚明确地声明，阿尔及利亚政府不接受在联合国外达成的，不是按照本组织，特别是大会的决议和决定作出的，没有由所有有关和关心各方参予的，对西部撒哈拉非殖民化问题的任何解决办法。

主席：阿尔及利亚代表在批评安理会和召开今天会议的目的时，措词有点过重。

我是苏联的代表，我可以说在我国，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受到鼓励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有助于进步，有助于改进工作。

现在我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很愿意向阿尔及利亚代表解释今天会议的目的。昨天，安全理事会授权我打电报给摩洛哥国王陛下，向他提出呼吁；今天早上，我收到国王陛下的回电，因为我是安理会主席。不论我或各理事国都不会漠视这件回电。昨天晚上，我同安理会理事国进行了协商。各理事国都愿意接受我的建议。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通知各理事国摩洛哥国王回电的内容。

你知道，我们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协商，安全理事会的所有理事国都曾积极参加。

大家认识到，这个回电须要安全理事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一般的意见是，安理会应该采取更坚定、更强硬的措施。尽管所牵涉到的问题很复杂很难办，我们也拟订了一项决议草案，一项决定草案，现在你已经知道这项草案的内容，我们也都知道，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了。安全理事会刚刚通过的这项决议，引起很大的关怀，因为西部撒哈拉的局势已经严重恶化。安理会注意到这一点。

安理会还注意到，摩洛哥没有执行另外的两项决议和特别呼吁；安理会对实行进军，表示遗憾惋惜。同以前两项决议比较，这项决议是安理会各项决定的具体化。不幸的是，联合国会员国对于这一行动，似乎难以认为是一种鼓励，似乎认为是一种指责。执行部分第2段促请摩洛哥——安全理事会这是第一次在决议中列出摩洛哥的名字——立即从西部撒哈拉领土内撤出所有参加进军的人。安理会从前各项决议中没有这样说。安理会理事国认为这是向前迈进了一步。自然，你可以同意这个决议的内容，也可以不同意。还有人有其他的意见，不过决定草案还是保留下来，就是现在决议的样子。

安理会的理事国一定会注意到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他说他不坚持订正这个已经通过的决议，也不坚持订正措词。他只是坚持说，措词可以再强一点。这是我经过翻译对他的呼吁的理解。我假定安理会理事国注意到阿尔及利亚代表的

这个意见和这一点新的愿望。

我必须提醒各位，在今天会议开始的时候，我已经请各理事国注意西班牙代理常驻代表的信。他请理事会各理事国和秘书长注意他在信里说明的严重局势，注意那个地区的局势进一步在恶化。

关于这一点，今天的第二次协商会议决定，在这次会议通过共同意见的决议之后，在听取了各方的发言之后，安理事理事国可以根据它们所得到的该地局势的新资料，再行交换意见。此外，好几位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举出了在我们这次会议进行期间新发生的事件，他们希望安理会理事国立刻进行非正式协商。

因此，我以安理会主席的身分提议，希望征得安理会的同意，在本次会议主要就答复摩洛哥国王的回电作出决定后，再进行协商，讨论安理会应当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措施，这就是安理会审议这个问题的现状。

斯拉维先生（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常驻代表认为有必要提醒安理会说：

“我以阿尔及利亚代表的身分，请你们注意由于越过边界所造成的情况的严重性”。（引上文）

主席先生，我要请安理会各理事国容我引述布迈丁主席阁下对这个问题亲自发表的意见。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一日，《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报告》，A/AC.109/L.1063/Add.6号文件的第59段说：

“结束时，主席”——布迈丁主席阁下——“说，它同视察团谈话特别感到轻松，因为他的国家对撒哈拉无领土要求。如果它真有此种要求，尽管它对联合国组织有很大的尊敬，它会收复属于它的土地，不等联合国视察团的到临。”

阿尔及利亚总统对联合国视察团团长说的这段话，使我们对于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屡次表示忠于联合国的自决原则的发言，有了正确评价。除此之外，在其他部

分,我认为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很不负责,因为他想让理事会发出谴责,那就会关闭任何可能避免局势恶化的谈判之门。

主席:因为已经没有安理会理事国要发言,我请当事各方的代表行使答辩权。现在我有了一份要求发言的名单,我请这位代表发言,然后请阿尔及利亚代表行使答辩权发言。

哈桑先生(毛里塔尼亚):我只讲几句话,好让我的阿尔及利亚同事发言。

我的话不长,不仅因为时间已经很晚,而且我国的代表团在安理会前几次会议上,已经就撒哈拉问题,说明了我国的主张。如果有此须要,我们会在其他的联合国机构中再申述我们的主张。

经过多次的协商和正式会议,已经证明了——如果需要证明的话——西部撒哈拉问题,不能同一般的非殖化问题混为一谈。也证明了,因为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又具有爆炸性,这是一项的确使国际大家庭关切的问题。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都知,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非常急迫的任务,我相信这是安理会的首急要务。我们想到了什么解决办法呢?据我们看,这不是只处理那一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处理西部撒哈拉领土非殖民化的根本问题。我们相信,这一非殖民化工作,可以在联合国的范围内完成。我们认为这才是最适当的作法。我们也相信,如果有关各方立即进行谈判,会大有助于联合国的行动。

我更相信,当安全理事会要求各方进行谈判的时候,它完全了解这是有用的方法。我们认为,这些就实质问题进行的谈判,很可能有助于解决当前由摩洛哥进军所造成的问题。

所以我同意我的摩洛哥同事的意见,我们两国不但准备诚心诚意地同秘书长合作,并且准备同管理国西班牙开始谈判,讨论整个问题,从而便利大会将来对非殖民化问题采取的行动。

主席:按照我已经宣布的决定,因为发言人名单上已经没有别的人要发言,现在请阿尔及利亚代表发言。

拉哈勒先生（阿尔及利亚）：在我的同事——摩洛哥代表——的谈话中，不必重视的东西我也不必再提了，因为这些话仅与我个人有关，不应予以强调。但是，对于他引自联合国视察团的报告的一句话，我却有些话要说。

首先，我很高兴看到摩洛哥代表团好象对这份文件极感兴趣；不过，这份文件除了被引述的一段外还有许多段落。阿尔及利亚代表团素来主张援引这份报告和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以便能够推动撒哈拉的非殖民化进程。

当阿尔及利亚人民希望恢复独立和重建国家时，他们就发动解放战争。这个战争已经备受赞扬，我不必再在这里加以夸耀了。但是，这场斗争并不妨碍阿尔及利亚首先将其问题交给联合国讨论。无论解放斗争的发展如何，阿尔及利亚人民同意这个问题可由行使其自决权的方式来解决。

我认为谈谈这件事可以略为反映阿尔及利亚对满足主张所持的看法。同时，如果阿尔及利亚元首说不必等候联合国派遣视察团至其本国，这就是说他会直接到联合国来。我必须指出，既然大会多年以来一直确认：只有接受由西部撒哈拉人民行使其自决权，这个问题才能解决；那么，摩洛哥政府所采用的方法就更是合逻辑。一国的政府若要根据逻辑来辩护其立场的话，我不相信摩洛哥政府会感到这是轻而易举的事。

主席先生，听过你刚才的发言后，我觉得必须指出，由于我是尊重安全理事会及其每一个理事国的，也许可以允许我说：刚才我所讲的苛刻的话，并非针对安理会本身或其理事国。局势的发展与我们的希望背道而驰，无疑地，也与安全理事会的希望背道而驰，所以，我的批评也许是很苛刻的。

我很乐意在这次发言中指出安理会所作的一切努力、所举行的一切会议——常在深夜举行、各理事国所进行的一切协商，我谨对其所作的种种努力表示敬意。但是，我不能因而轻易地接受尚未取得预期效果的这项事实。当然，我不能要安理会本身负此责任。事实上，在我对有些人专门注意修饰词藻而表示惋惜时，我曾说要紧的不在于用什么词句来表达一项决定，而在于这项决定会产生什么作用，至少阿尔及利亚代表团的看法是如此。

我本人不会在此时再作发言，但是，我必须向安理会及其每一理事国保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或其发言人——本人——从来没有诋毁安理会的意图。相反地，我愿意在此重申并明确地请求，我们不论做什么事，不但要使安理会的尊严得到尊重，还要使其获得加强。

主席：如果没有别人要发言，我愿意以苏联代表的身分对安理会说几句话。

苏联对这个问题所采的立场已由苏联代表团在十月二十二日和十一月二日安全理事会的会议上的发言和过去数日来安全理事会理事国进行非正式协商时加以阐明。

西部撒哈拉的事态发展使安全理事会必须再度紧急召开会议。我们对于目前未能执行安理会旨在防止西部撒哈拉的局势进一步恶化的第377(1975)号和第379(1975)号决议表示深切遗憾。同时，由于采取了单方面行动，破坏了安理会前述的决议和今晚安理会请安理会主席呼吁摩洛哥国王停止向西部撒哈拉进军的决定，这一进军已经进行。我们同安理会各理事国和关心的各方就该地区紧张局势的加剧表示关切。

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就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表示感谢。他不断努力 and 采取有效措施以有条不紊地向安理会提交报告的方式向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提供详尽的情报，包括他今天提交有关西部撒哈拉的报告在内。

正如苏联屡次指出的，西部撒哈拉非殖民化的进程已被拖长了。该地区的人民根据联合国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应获得自决权利。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应予结束。那里产生的一切问题应以和平手段解决，解决的方法应由谈判和协定来达成。

关于这个问题，苏联代表团认为有关和关心的各方应避免采取足以使该地区的局势复杂化或恶化并威胁和平与安全的单方面行动，这是极端重要的。换句话说，苏联赞成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应当符合西部撒哈拉人民本身的利益。因此，苏联代表团坚持履行联合国关于非殖民化的有关决定和大会及安全理事会关于西部撒哈拉的決定，包括安全理事会今天通过的决定。

苏联代表团曾支持今天会议上通过的折衷性决议，认为这是减轻该地区的紧张和恢复该地区的和平及安全的方法。我们深信，立刻停止对西部撒哈拉的单方面行动和撤退一切参与向该领土进军的人，将使该区局势正常化。

现在我以主席身分发言。虽然我在前次发言时曾加说明，我愿意再提醒安理会各理事国，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协商会议曾作出决定，在安理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并听取了各方的发言后，安理会各理事国将根据所获的新资料再交换意见。

同时，我已说明：若干安理会理事国已获得在今天的会议进行中知道新资料，而且有人表示希望安理会各理事国举行紧急的非正式协商。我既身为安理会主席，当然按照这种希望并在安理会各理事国的同意下，请安理会各理事国在正式会议休会后留步，以便我们能够在—个简短的非正式协商会议上简单地交换意见。由于时间很晚了，我强调这是“简短”的。如果无人反对，就这样决定。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下午十一时十五分散会